

周末 世界新公民读本 MODERN WEEKLY 画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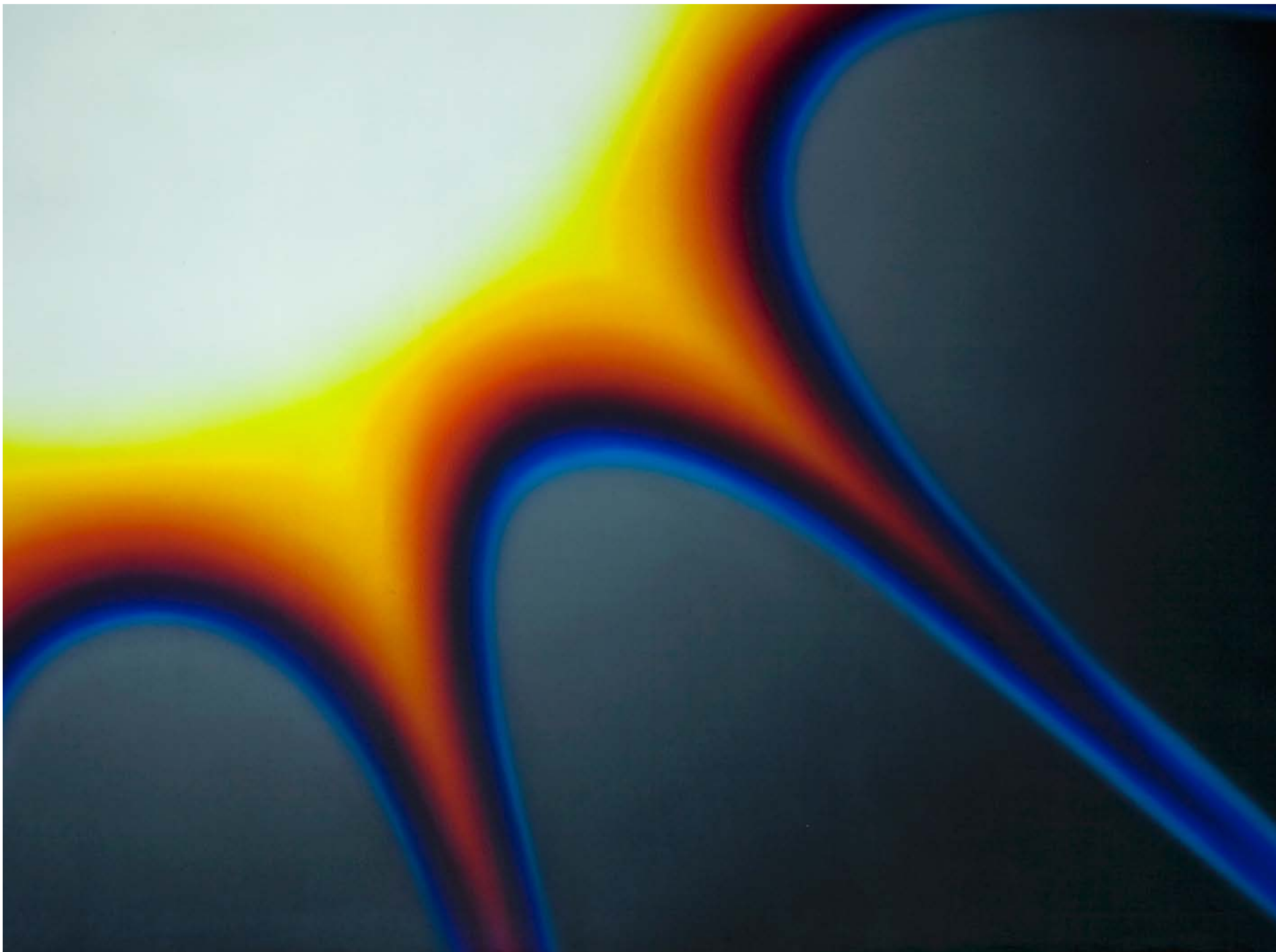
STYLE



李姝睿 欲停再追光

撰文 Sophia 编辑 小唐

2021年春，办完首场美术馆级的个展的李姝睿决心暂停一切工作。重回故乡重庆的李姝睿再度感受到了与城市的深度连接。她的“逃离”和“任性”或是对于职业艺术家身份的自省。热烈、直白、干脆的底色是重庆为她撒下的火种。



1

去年12月，李姝睿回到重庆，这座伴随她出生、长大、在大学毕业前疯狂想要离开城市。2004年，她去往北京，先是给艺术家陈文波做助理，又短暂地在画廊工作了一阵，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好好地当个全职艺术家。“光”是她职业生涯的起点，最早一幅作于2005年，画中左上方的白昼与右下的黑夜沿着对角线强势地各占一方，连接彼此的是彩虹般的光晕，荧光黄、橘子橙、番茄红，一道接着一道，勇敢地跳入无尽的黑，留下蒙蒙一片叫不出名字灰与白。最早看到这幅画的朋友说它“活脱脱是个麦当劳”，谁让光晕的痕迹恰巧围裹成一个标志的“m”，可李姝睿珍视它，把它留在身边一年又一年。那一刻，她找到了创作的方向，至此，艺术家生涯已走过17年。

相比故乡重庆，似乎北京才是与现在的李姝睿连接得更深的地方。她的事业在那里起步，她的家、工作室、国内的代理画

廊也在北京，那里还有能一起畅聊艺术的伙伴，他们之中有不少“川军”，从黄桷坪一路“北漂”，一年又一年，聚在一起时，说的还是重庆话。

重庆——李姝睿好久没好好地待在重庆了。从川美毕业后，她一路目睹北京艺术生态的发展和自身职业生涯的蜕变：2006年，她就能靠卖画谋生了，两家画廊，一家在韩国，一家在中国香港，她的作品开始在一级市场流通。两年后的金融危机击碎了部分艺术家的市场神话，一些经历过“星星美展”和“85新潮”，甚至一度被盖棺定论的艺术明星在短短两三年内悄然陨落。而此刻，挺过来的画廊开始将目光转向年轻一代，30岁的李姝睿被“捞起来了”。2012年，空白空间为她举办首场个展；次年，轰动一时的群展“ON |OFF：中国年轻艺术家的观念与实践”让更多圈内人注意到这个善于表现“光”的年轻人。



2

这次回重庆是因一件大事：最近，小儿子出生了。2021年春，办完首场美术馆级的个展的李姝睿毅然决心暂停一切工作。“我是1981年（出生）的，2009年怀上老大，如果要生老二，必须强制性地地上日程。决定后，就义无反顾地和大家说：很幸运，（备孕）两三个月就怀上，就更理直气壮地休息了。”在国际艺术市场向少数裔、LGBTQ与女性主义的大力倾斜的当下，女性艺术家几乎史无前例地手握扭转事业轨道的时代红利，在竞争激烈的“90后”女性艺术家中，尚有不少在婚姻、生育与事业中徘徊不定的人，而育有一子、已过不惑之年的李姝睿及坚信选择意味着有舍有得。“再要一个孩子，就要有完整的休息。”最近，她将微信名改成“李姝睿，二月静养中，不看手机”。

这份热烈、直白、干脆的底色是重庆为她撒下的火种。记忆里的重庆没有电影中的夜光魔幻，没有总在修建的大桥，没有一片紧紧挨着拔地而起的高楼，而是花一毛还是两毛钱就能买张小巴车票一路从江北的家一路开到渝中的学校，是小时候父母分开后每周末都要想一想是去这个区还是那个区，是在湿漉漉的黄桷树一待就是八年却越来越受不了这有点烦人的鬼天气，是听了皮力来川美做讲座后决心要去北京好好闯一闯。要不是对艺术的热忱与显露的天赋，一路从拔尖“牛校”巴蜀小学升上巴蜀中学的李姝睿，或许会被安排过“更正统的人生”。

川美附中改变了李姝睿的生活半径，也预示着她的艺术生涯。在题海中苦苦挣扎、只求高考一战论成败的高中生们一定想不到还有另一群同龄人经历着另一种价值观的极致筛选：平时不刷题、少上课，唯有画画比天高是附中学生的普遍心态。在几近松散的学风下，十多岁炙热的荷尔蒙倾注在画里还不够，喝酒的喝酒，恋爱的恋爱，人人都想竭尽释放这一生一次的青春。“感觉整个劲都在附中里撒完了。别人上大学是脱离苦海放虎归山，我们反而觉得都玩沧桑了。”李姝睿道，“可别看当时好像没人管教，大家还是按部就班地上了大学，有人考研，有人出国，各行各业，倒是没做什么真正令自己后悔的事。”

她将这种宝贵的自由视为“不灭的天真”。每当人生遇到重要选择——离开重庆、搬往大理、决定生子、暂别工作，都靠着这一股倔强的天真。“很多事，如果作为一个非常精确计算的成年人角度，选择就不同了——有人说，大理太远离当代艺术，事实也是；有人说，做了第一个个展要乘胜追击，也有道理。但我就挺任性的。”因为“任性”，李姝睿总不忘那份刻在心中的自由。2016年，受亚洲文化协会奖励金，她只身前往纽约实现为期半年的交流。“其实就是去玩，我像个去大学报到的兴奋少女，带着我最拽的衣服鞋子和一些几年看不完的书，住进了西村的一间100平方米的工作室。那段奢侈的闲散满满复苏了我，甚至经常忘记自己还有个儿子。”她曾如此记录这段经历。只是，满血复活回国后，迎接她的是一摞“巨大的账单”——半年没有向画廊交任何作品了，一边“荒唐地善后”，一边总结经验，李姝睿心想不能再“脱轨”了。

业界谈论她画中的光，撇清她的创作根基与光效应理论的关

联性，从目眩神迷、夜幕华彩般的《光》，到像一整片平静湖面波光粼粼的《等一个春天》，现年41岁的李姝睿进入艺术生涯的当打之年，可她却想先停一停。在两年前的一段公开的影像中，她展露了摘下艺术家身份后的另一个自己：懒洋洋的阳光，葱绿鲜活的院子，她的伴侣、音乐人李带菓带着大儿子“铁蛋”一起打边鼓，一起玩Mbira（卡林巴，一种非洲宗教乐器），一起练习英文对话，当软糯儿子趴在身边一起做瑜伽时，传来一首清唱的童谣：

“我为什么不能跟大象成为好朋友？
我为什么不能天天找熊猫握个手？
为什么牛和猪能吃，但是猫咪不是肉？
人为什么觉得人类香，但别的动物臭？”
……

在这个小小的音乐与艺术之家，这首童谣唱得很轻，但它的回声很远很远。

重新回到重庆，是一种什么感觉？

和这种城市连接太深了，小时候觉得被捆住，怎么也走不开的样子。那些高楼啊、大桥啊大部分是我去北京以后造的，现在有一种微妙的旁观它的视角。不过重庆还是重庆，就是我的老家吧。

除了城市整体更新的外观，有什么让你觉得有变化的地方？

川美真的是江河日下，在我们那个时候，川美还有一些老师是能拎得出来的。现在真的不行。张晓刚、叶永青那一拨市场表现强劲的老师是美教系的，我们当时还是经常可以看到这些“门面”回来晃悠；我们是油画系，杨述、郭晋都很好，杨述办的器空间是重庆仅存的几个好空间了，郭晋那会儿带了我们毕设，特别自由。

相比18年前离开重庆的那一刻，如今它的艺术生态有变化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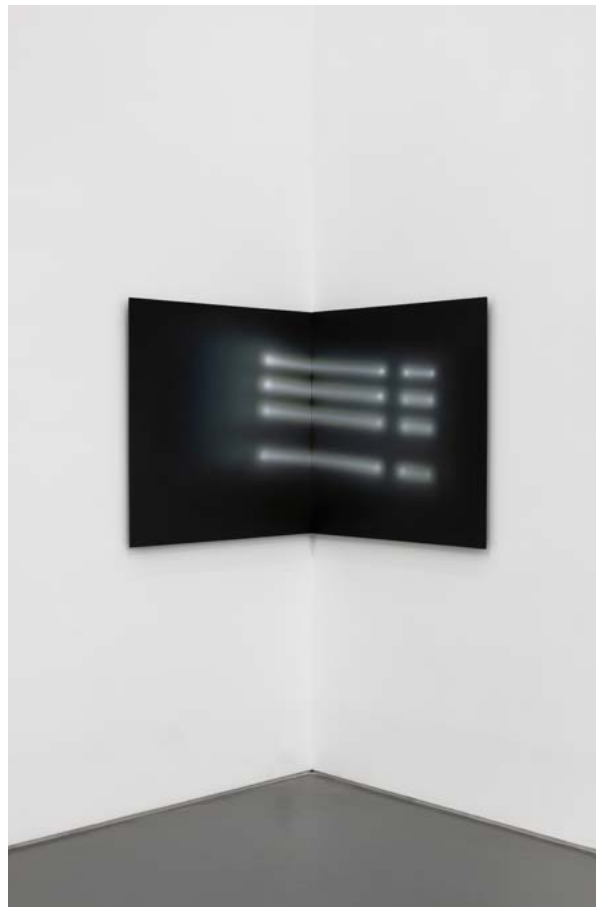
我觉得挺遗憾的。重庆真的不太需要艺术。川美向社会输送那么多艺术家，但它并没有在本地建立必要性的强连接，接受完教育后，大家就四散了。不去北京的人，去成都，但要是想做展览，还得去“外面”。你想发展，在重庆就是没发展。那里的艺术生态非常凝固——一个黄桷坪，一个器空间。这里的人，二十年前是这些，现在还是这些。另外，重庆人真的是不爱看展览。记得有一次和关小一起看龙美术馆，里面空荡荡的。

听说你怀孕期间还保持写作，如果有机会，想让大家看到艺术家之外的哪一面？

其实只是没有推掉，觉得（用写作）换一种思维和视角也挺好的。不过，另一面的话，我想，是妈妈吧——我生活上的一些选择。

最后，对年轻艺术家有什么建议吗？

不要太快地进入市场，一旦进入，就像戴上一个金箍咒。你开始有记录，会变成一个像股票一样的存在。没人愿意失败，你也只有一条路走到底。所以，一旦启动就没有回头，你不可能改变身份重来一次。毕业后，给自己一点回旋的余地。



3

1. Light,2005, Acrylic on canvas,150×200cm
2. “震荡的高光”展览现场，龙美术馆（西岸馆），2021，摄影：洪晓乐
3. 2016年在纽约Westbeth遇到的一束光 2019-2020 木板上布面丙烯 acrylic on canvas on board 90×90 cm×2



童文敏，放风，2016，行为，中国青海，单频录像（彩色，有声），5分14秒 图片由艺术家和空白空间提供 用连着头发的黑线缠绕在九块碎石上，在山顶放风。



童文敏，海浪，2019，行为，金之岛，马来西亚，单频录像（彩色，无声），19分46秒 图片由艺术家和空白空间提供 在沙滩上，身体随着海浪运动。

童文敏

黄桷坪往事

撰文 Sophia 编辑 小唐

以行为为主要创作媒介的童文敏，至今留在她最熟悉不过的黄桷坪（位于重庆九龙坡区东南端，是九龙坡区重要的铁路、

港口、码头货运集散地）。在那里，她点亮了一件件作品的火苗，从《放风》、《海浪》到最近的新作《废墟》。

FEATURE 专题

FEATURE 专题

童文敏有一件不太好展出的作品：堆积如山的废墟上，十个人赤身爬到不同的高度与位置，就这样挂着、吊着、躺着、趴着，保持易碎的平衡，又如此摇摇欲坠。裸露在行为艺术中并不稀奇，童文敏自己也做了不少，但要实现这一件依旧不易：首先，艺术家不仅要让每一位衣不蔽体的表演者信任她，也要信任自己和所有其他共演者。其次，要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设计他们能胜任的动作，整体幅度不大，但要维持一个“像坍塌的动态”也是不小的考验。再次，要掐准时机——不能下雨，水泥砖块打滑；不能烈阳，表面太烫；最好阴天，且光线变化别太强。最后，这宝贵的场地——废墟，得存在，也得能进入；脱离它，作品便不成立。据说，拍完后的几天，这些建筑垃圾就被铲平了。“当时很焦虑，每一天都觉得在抢时间。”

这件作品名为《废墟》，是童文敏自2019年起创作的同名项目中的一件。2018年完成《中粮村》项目后，她开始着迷于各式各样的废墟——贴着“拆”字人去楼空的居民楼，因城市更新需求迁往他处的游乐场，曾经人声鼎沸如今却一片荒芜的小村庄……她无法用“废墟美学”去定义这些地方带给她的震撼，只觉它们“实在太魔幻”。《废墟》的取景地就在家门口的一处小坡上，“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就被推倒，堆得有多高，坡上的两楼实际可能有五楼高。”这些年，黄桷坪的拆迁工程时有推进，童文敏早已习惯身边的房子空了一间又一间，若非那几日“声音实在太大”，她可能就错过了眼前的这一片。

重庆有不少这样的地方，江边、山里、城市的角落里，童文敏去过一个“真正的鬼村”。地方不远，离家仅20多分钟车程，却着实门窗紧锁，杳无人烟，只有附近一处高尔夫球场依然绿油油。些许离奇的是，旁边有座小山，山上有座城堡，听闻是某位做医疗器械生意的老板为自己造的。“里面什么都有：会所、马场、熊、一些珍禽异兽。”她回忆。那时是冬季，又下了点小雨，路陡峭难爬，一位同行的艺术家就这么摔了一跤。“快抱住我。”我们都这样说——旁边就是悬崖了”。童文敏说：“那一刻觉得挺魔幻——艺术家去城堡的路上摔了一跤——这就是触发我做‘废墟’的起点。”

2020年初突如其来疫情，让平日总爱四处走动的童文敏留在重庆。“废墟”项目中的诸多作品都在本地完成，这也让她看到这座发展迅速的城市的另一面。她曾为拍一张照片折磨了3个月。那是一个露天洗手间，蹲的，许久未用，四周斑斑驳驳，野蛮生长的植物已覆盖了大半个洞口。据说那里原是洋人街，鼎盛时是重庆最当红的免门票游乐场，如今，园区外迁，风光不再，原址已然满目疮痍。“其实我对城市更新有点钝。”童文敏说，“小时候总听父母说，这里或那里发生了多大的改变，我也看到了，但重庆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的改变。”只有那一次，当她看到刚建成的重庆来福士，感觉“整个时间都扭曲了”。这座城市的马达转速比她想象中快得多。

童文敏出生于1989年，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坐标再精准一些，黄桷坪人。小学时随父母落脚此地后，她在那儿上了铁路中学，后来念了川美附中，接着进了川美油画系。除了本科阶段去了大学城之外，其余时间都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张晓刚曾经撰文描绘昔日明星璀璨的黄桷坪：一个班的同学们，最小17岁，最大33岁，比他大10岁的何多苓每次画画总吸引一堆拥簇在身后围城一个完整的三角形。那两年，诸如《为什么》、《父亲》、《春风已经苏醒》等编入中国当代艺术史的经典力作先后问世，强大的西南艺术家阵容浓墨重彩地在这里见证川美“最沸腾的时代”。“仿佛一夜之间，重庆已经迅速盖成一座中国人理解的典型的大城市了——一个文化传承不足的码头城市，突然改头换面，抹去仅存的记忆，声嘶力竭地扮演起中国西部的香港，今非昔比。”张晓刚如此写道。

童文敏眼中的重庆微观很多，那是黄桷坪生活的每一天：附近拆迁的动静越来越多，家周围的房子变得空荡荡，楼顶总能看见杂草，有些屋子总有人说“要抽倒”，但至今没

有。她承认，川美迁址后，黄桷坪的学生是少了，氛围自然不比鼎沸之时，但黄桷坪仍有她留下的理由：这里的艺术空间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展览也不如北上广深密集，可每个人都很自洽——艺术家各干各的，偶尔在展览上相遇寒暄几句，回头又陷入可贵的独处时刻，而自己，疫情以前总以重庆为圆心去各处做作品，近到云南，远赴海外。最近几月，趁疫情可控，她又待不住，先去西双版纳海边晒太阳，又差点去北京，只为追一个雪景的镜头。这些足迹写进新作《从南到北》里，已近收尾。“从去年12月起，在重庆加起来的时间不过十天。”她说。

自称对重庆的繁华“很麻木”的童文敏，总被那些不经意的日常打动。她还记得第一件行为作品的始末：一日，路上见一美人，刚想多看几眼，一不小心看到了她的腋毛，“瞬间就觉得不美好了”，她说，“但同时，另一个声音也敲打着我：为什么看到女性留腋毛，就觉得不美了昵？”那天后，童文敏拔下自己的腋毛，烧了，喝了下去。老师对她说，这是行为。

2016年的《放风》也使于一次不经意的体验，重庆，大夏天，把头发甩到前边的童文敏感受到脖子上的汗珠和高楼下难得的穿堂风。“我记住了这股风的感觉。”随后，她请朋友带她去远处吹，高一点、野一点，最后决定到青海西宁，在寸草不生的黄土高原的一处没有名字的山上，她弯下身，头发连接了9根黑色的线，线绑在山上的石头上，真正地“放风”。

《放风》让更多人记住了童文敏，也奠定了她视觉影像的整体气质：简单、诗意、自然、优美。“美？其实我做过不那么美的作品啊。”当听到“优美”这词，电话另一头的她本能地反驳了，如同与她提及其他几位“重庆的艺术家”时，她霸气敲章：“只有我还在重庆，只有我。”接着放声大笑三声。

身居重庆的童文敏总说自己有点封闭，不爱社交，也无人管教，何况做着很多人不理解的行为艺术。“别人听说一个女孩，画画的好美；一说做行为的，总觉得说不清的奇怪。”她认真地自嘲。为什么裸着？为什么做一些非常规的举动？是想夺眼球、争流量吗？这些问题，从决定做行为的那一刻便没有消停，去年，某顶流媒体推出相关专访后，类似的疑惑再一次赫然列在留言板上。

可另一面，火辣的重庆妹子又很懂张罗。为作品，她四处打听位置，汇集一起工作的朋友，哪怕只是一面之缘。为学生，她在川美上过工作坊，给同学们的作品一件件点评过来，还组织相互点评直至深夜。

小童——大家这么叫她。

“小童你好有煽动力啊。”一个临时被她叫走，给她跪式服务协助完成作品的“工友”说。

“小童，为了艺术，你也要坚持啊。”奇冷无比的大雪天，被冻僵了的那一刻，朋友这样说。

“小童，你也要给画廊汇报汇报工作啊。”另一个朋友，怕她太自由，连忙叮嘱。

小童说，不好玩、没冲劲，我可能就做不了艺术。

留在黄桷坪，会有一些诗意的留守心态吗？

没有。其实很多人问我要不要去北京，我不想去。我本来就到处跑，重庆对我来更像是回来休息的地方。我不知道要去北京上海干吗呀，太热闹了，哪怕什么也不干，都有个漩涡。我在这儿，自己干自己的，没人管你，也不受任何影响。这里的信息很少，但会更充分地看待它，这里离艺术圈有一定距离，但做艺术，不就是自己的事吗？

有哪一刻觉得，重庆真的变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一件事：我记得我去福岛那年，植物特别光怪陆离、异常茂盛，回重庆时，觉得这树长得乱七八糟的，挺嫌弃。差不多过了一年，我开始感受到它的独特，有些藤曼可以覆盖一整棵树，像幽灵一样，有些夹杂在商场背后，就这么躺在斜坡上。这种审美不属于我所训练的现行的判断，而是一种日常、真实、接地气，重庆充满了这种气质。

行为作品中要借助到自己的身体，能分享一个有关身体的记忆吗？

记得做《海浪》的时候，让海水推着的身体，有时候人背过去了，什么都看不到，闭着眼睛听到海水“哗哗哗哗”的声音。你感觉时刻准备一个大浪，等很久，不来一个，可下一秒，“哐”一下你就被打过去了。海水里的东西好多，一耳朵的沙子，半年才完全清出来，有的积得很深，有些话我都听不到了。我还记得，有棵小枝丫戳到了我的太阳穴和眼睛。

最后，对你来说，行为的魅力是什么？

现场。很多内容，只有在现场才可以传达。录像做不到，它遗失了太多了。在现场，你可以看局部，看整体，听水的声音，感受火的温度，这是很全面、立体的东西。相比之下，影像干巴巴的，就一个运动的图像。一场好的行为，一定让观众跟着它思考、流动，好没有理由，就像一层窗户纸，只有捅破的那一天，你才能看到什么叫真正的高级。



童文敏，仿佛从世界消失，2020-2021，行为，中国重庆，六频录像（彩色，有声），7分27秒 图片由艺术家和空白空间提供 裸体全身涂黑，在不同的废弃空间，站立晃动手中提着的灯泡，同时阴影和空间一起晃动。